

交

翠

軒

筆

記

交翠軒筆記卷三

嘉興沈濤箋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作扞初  
不言何訓項安世周易玩辭云褫字鄭康成本作扞言  
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扞爲褫今案不足  
敬者謂其受服爲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因字  
乃項氏引案扞有曳奪二義說文手部扞曳也淮南人  
申鄭義間訓扞其衣被高誘注扞奪也虞荀九家皆主奪義蓋  
與王肅侯果褫解之訓字異而義不異鄭主曳義故以  
三扞爲三加鄭虞易解不必相同惠氏九經古義必謂  
奪是而曳非蓋未檢玩辭所引鄭注也

孫淵如觀察河圖洛書考云宋人妄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云云以上皆孫說按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九宮數引尙書洪範云初一日五行位在北方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次三曰農用八政位在東方次四曰協用五紀位在東南方次五曰建用皇極位在中宮次六曰又用三德位在西北方次

七日明用稽疑位在西方次八曰念用庶徵位在東北  
方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位在南方故黃帝九宮  
經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  
宮總御得失云云蓋九宮之法實與九疇相表裏以戴  
九履一爲洛書之數其說不始于宋人文苑英華三百  
九十二薛廷珪授侍御史沈棲遠右司員外郎制魯人  
將以爲木鐸太一下傳其洪範是唐人卽以九宮爲九  
疇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毛傳訓岸爲高位鄭箋釋岸爲訟  
皆無先登道岸之說熊克中興小紀云上謂宰執曰朕  
每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

乃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  
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惟無欲則先登于岸觀世人擾  
擾如在水中耳此解岸字與今集注同宋人說經務爲  
新義以破古訓始于荆公而成于南渡諸君也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舊唐書  
儒學盧粲傳引作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案傳下文曰  
夫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後人名器二字實本於此則作  
名與器者是後漢書陳敬王傳注引謝承書曰左傳曰  
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舊五代史唐莊宗本紀詔僞蜀  
私署官員等亦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可見宋以前本  
皆不誤也昭公三十二年傳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亦

當如是資治通鑑卷一引仲叔于奚請繁纓事亦作唯名與器後漢書劉彥傳惟名與器聖人所重蓋

亦用傳語也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濤案今左傳無此語能改齋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爲不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

已不食惟譏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氏孔所引當卽此譜或曰云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載微有不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爲左傳也

公羊宣六傳載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事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闔則無人闔焉者何休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闔門

盧學士云當作門闔

守視者也上其

堂則無人焉注云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言依注則前兩句當

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下句注當作故不言  
堂者今本衍一焉字濤案盧說非也春秋左氏傳言門  
焉者不一而足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  
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惟  
彼皆謂攻門此門焉爲守門而其用字則一猶門於桔  
秩爲攻門門於勾躡爲守門其用門於字同也容齋三  
筆引何休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  
焉者較今本少一堂字是今本乃衍堂字非衍焉字何  
以堂焉句無者字故謂之但故不言焉者卽申說但字  
之義足見宋本之精抱經不細繹注意妄爲此論恐誤  
後學特詳辨之

鍾山札記云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二云子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于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子曰弟此意見得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云云濤案此說謬甚齊論魯論猶齊詩魯詩當時齊魯經生各守師說訓詁章句間有不同遂有齊魯二家之別非齊論語一書而魯論語又一書也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明此二篇之外卽魯之二十篇經典釋文云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齊人魯人皆謂漢之齊魯非

周之齊魯觀所舉龔奮王吉諸家可證若如二君所云  
是一論語中此章指爲齊論彼章指爲魯論豈不可笑  
顧袁均非學人臆說固無足怪學士說經鏗鏗乃亦取  
此謬悠之論誅不可解

史記齊太公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集解引賈逵曰魯  
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  
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  
不同案此則論語溝瀆乃地名當卽左傳句瀆之正溝  
句聲相近自經溝瀆正指召忽之死以明管仲不爲匹  
夫之諒集解引王注自經溝瀆之中誤後漢書應劭傳  
昔召忽親子糾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人莫之知是

漢儒以此語爲指召忽而言

論語宰子晝寢筆解晝字作畫案齊東野語嘗見隋人侯白所注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又資暇集引梁武帝注已云晝當作畫字此皆筆解所本侯白論語注不載唐宋藝文志僅見公謹所引此條朱竹垞經義考及翁覃溪經義考補正皆失載

夢溪筆談謬誤一條嘗有人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謫官知海州召筆工畫水便廳掩障自爲之記書于壁間曰設于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子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有兩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案說文  
土部坫屏也坫自有屏訓不得譏此君之謬惟論語反  
坫則非屏耳今論語作樹塞門而此作屏塞門按爾雅  
釋宮屏謂之樹二字義皆可通集解引鄭注人君有別  
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則經文本作屏字北宋本尙不  
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履齋示兒編謂攻如攻人惡  
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攻其異端使正道明  
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錢少詹以爲其說勝于古注濟  
案晉書藝術索統傳鄉人從統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  
攻乎異端戒在害已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則又讀已

爲夫已氏之已其言攻乎異端亦以攻爲治又抱朴子  
黃白篇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皆與何晏說同惟任昉  
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似爲履齋所本然彥  
昇此言蓋謂旁通九流由博返約之意非竟以爲攻擊  
之攻異端云者乃指術數星卜之類履齋以楊墨佛老  
當之非也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  
昭注云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  
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案知  
也夫讀爲丈夫之夫猶禮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注若  
夫言若欲爲丈夫也初不以爲發語韋解夫字正與鄭

同宋庠國語補音云夫當作扶誤

齊語遂南征伐楚踰方城望汶山注汶山楚山也案汶山卽岷山禹貢岷嶓旣藝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皆作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岐水經江水注岷山又謂之汶阜山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今此山在四川茂州東南楚之疆域不應至此韋氏以爲楚山蓋誤岷說文作巛

周語云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債宋明道本作顛案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云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李善注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法藏碎金引國語亦作疾顛是宋以前本皆作顛字

說文玉部瓊赤玉也从玉夨聲璫瓊或从喬璫瓊或从  
嵩璇瓊或从旋省璫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璫弁  
玉纓璫古文璫叡籀文璫案舜典璫璫玉衡史記作旋  
機尙書大傳作璇璫山海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爰  
有璇瑰瑤碧注云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璫瑰  
枚回二音文選注引此經作璫瑰引郭注作旋回兩音  
正與穆傳注合又荀子賦篇璇玉瑤珠不知佩也厯考  
經傳皆璇與璫通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曰璇亦璫字則  
知許書璇字乃璫字之重文今二徐誤以爲瓊之重文  
遂與書傳不合觀崇賢所引則知唐說文本尙不誤也  
又瓊爲赤玉璫爲美玉經傳訓瓊爲玉之美者皆是璫

字之誤左傳貽我瓊瑰穆傳注引作璿瑰可證

瓊并今左傳作

瓊并據說文及張衡西京賦知今本為傳寫之誤

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徐本無幹字  
溽按幹古幹溼正字通假作乾列子黃帝篇木葉幹殼  
張湛注云幹音乾可證又省作干釋名釋飲食干飯飯  
而暴乾之也南齊書武帝紀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  
已禮志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黃庭經回紫抱黃  
入丹田漱嚙靈液焚不干北齊治疾方陰干皆以干為  
乾又王羲之足下各勝帖云淡悶干嘔黃伯思東觀餘  
論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溼之干後人不知幹為乾  
正字又別造澣字謬矣

唐三墳記下土得澣玉篇澣古文乾字

說文壬部壬善也从人土土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  
也清案說文土土同字土爲推十合一土亦从十从一  
今本土字作从二从丨非說文之例一在上爲天一在  
下爲地二爲天地二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又从二二天  
地也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  
也𠄎求𠄎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𠄎回形上下所求  
物也上下猶言天地今土字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  
丨物出形也當作一象地之上十地之中物出形也繫  
傳土字注臣錯按今書之異于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  
殊楚金之意明土字不當別異于土故經典土土字皆  
相亂而漢碑書土字皆作土土字則加點以別之說詳

余文集中答馬珊林書李從周字通引土字注一字已  
誤作二而地之中下尚無一字差勝今本此云象物出  
挺生則字當從土許不云或從土者亦說文土土同字  
之一證

翻譯名義集人倫篇引說文云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  
婢案今本說文女部婢女之卑者也从女卑卑亦聲奴  
奴婢皆古臯人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臯隸女子入于  
春藁从女又辛部童男有臯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  
重省聲妾有臯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从辛从女春  
秋傳云女爲人妾妾不媵也然則有臯女子得接于君  
者乃爲妾非凡有臯女子皆爲妾也童字注女曰妾三

字當爲女曰婢之誤此正引辛部之文

字通引說文云濯所以進船也今本說文水部濯澣也肩吾所據乃大徐本不應互異若是案漢書司馬相如傳濯鷁牛首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皆音直孝反說文無濯字濯乃楫權正字

漢書百官表作濯濯澣濯互訓自是說

文轉注之例亦不得指今本爲誤蓋宋本說文當有一

日所以進船也七字故肩吾引之後乃譌脫耳又新附木部權字注云所以進船也或謂肩吾誤引恐非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遑壘之思錢辛楣少詹云遑壘卽卓爾也濤案漢碑彌字皆作壘爾字從無作壘者此遑壘之思蓋謂仰之彌高所立卓爾古人每有此等牽

合文義不足怪也又勅修孔廟後碑云功定道立封禪  
□□然則孔子亦封禪矣

隸釋樊毅復華下民祖田口算碑雪未消澤卽消釋也  
詩載芟其耕澤澤鄭箋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  
解也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夏小  
正農及雪澤管子乘馬篇作農耕及雪釋

簪簪本一字然亦有作兩字用者吳融箇人詩粉薄塗  
雲母簪寒簪水晶集韻下平聲二十一侵二十二覃皆  
以簪爲簪之或字去聲五十三勘又別出簪字作紺切  
綴也篇海簪簪去聲以鍼綴物也

演繁露云西陽雜俎劉錄事食餼數疊今俗書樸字誤

以其可疊故名爲疊也案唐貞元十三年濟瀆廟北海壇祭器碑陰椀二百箇疊子五十隻是唐時椀疊字作疊宋時則已作碟今俗又誤作碟集韻碟屬也碟治皮也皆非是又能改爲漫錄打撲字趙參政概見聞錄東坡與潘彥明書皆使撲字今俗只使疊字按說文手部撲閱持也與打撲之義無關似當作疊爲是疊之爲撲猶疊之爲碟

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後妻生子曰伯邦案陳思王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韓詩亦云黍離伯封作

御覽人  
事部引

今琴操作邦邦封古

通字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漢書王莽傳亦作封域之中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左帶沸脣乘間電發注云王元長勸治虜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爲沸脣也是崇賢亦不解沸脣爲何語濤案沸脣卽反脣沸反聲之轉狒狒亦以善反脣得名故字从弗說文作會解作費費今說文作從郭注爾雅本曰沸脣者猶大風鑿齒之比耳

文選張平子思元賦發昔夢于木禾兮敷崑崙之高岡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

也按昔當讀爲夕昔夕古通字王逸楚辭章句引詩樂酒今昔今詩作夕昔夢猶夕夢也注非

文選夏侯湛東方朔畫贊云平原厥次人注云漢書地理志無厥次縣而功臣表有厥次侯疑地理志誤也案王西莊十七史商榷云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爲定戶口據元始疆域當亦據元始然則厥次當元始時業已省併故志不載漢碑中郡縣與志不合者甚多皆因沿革無常不得以此議班氏之誤

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縱鋪漣漣注云周易曰泣血漣而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濤案注則正文本作漣而而如古通字崇賢所引周易亦當漣而今作如者漢人據周易改也

宋本正文未誤作漣而注文已誤作如

列子黃帝篇今東方有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

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張湛注云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皆爲犧矣案今左傳作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蓋張所見本如是古三四皆積畫三犧當爲四犧之誤

白虎通曰后夫人于何所諡之以爲于朝廷按唐會要皇后門元和十一年三月順宗皇后王氏崩太常少卿韋纁進諡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案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諡則讀于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諡之諡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

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于宗廟故天子諡成于郊皇  
后諡成于廟云云亦見舊唐書后妃傳是朝廷乃廟字  
之誤然下文曰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諡白  
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但白君而已則又似不  
誤蓋后夫人夫在諡于朝夫死諡于廟白虎通本有兩  
條後人誤合爲一今不可別識矣

謝靈運山居賦烏則鷓鴣鴝鵒鴝鵒鴝鵒白注鴝音相  
唐公之馬與此烏色同故謂爲鴝今左傳作鷓霜相古  
通字韓勅禮器碑霜月之靈卽爾雅之相月霜从相聲  
故鷓有相音也

履齋示兒編六典曰後漢州置別駕持中皆刺史自解

除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治字無音而六典作持字濤案六典作持蓋避高宗諱猶治書御史之爲持書耳今六典刊本仍作治蓋淺人所改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正義引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復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之曰後有五丈夫子云云案唐沙門智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孔子有三備卜經佛之出世在中備然則中備乃三備卜經之一耳隋書經籍志子五行類有易三備三卷又有易三備一卷通志藝文畧云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孫淵如觀察謂卽易緯辨終備非也

晉書束皙傳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  
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麓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  
錢少詹曰漢書疏廣字本不作疎說文有疏無疎疏从  
流从疋得聲疋古胥字疎改爲束取其聲相近若耿之  
爲簡奚之爲稽韓之爲何耳傳所云去疎之足則不通  
六書者之妄談濤案錢說甚辨然漢桂陽太守周憬功  
勲銘疏字已作疎見漢隸字原文載隸釋孔子  
曰禹不決江疎河吾其魚矣是疎乃  
漢時俗字疏不从足从束而云去疎之足猶沈不从尤  
而云去水爲尤也董字本从童而郿塢有千里草之謠  
臯字本从本而伏波辨白下羊之印漢時隸變之俗體  
不合六書者甚多正未可概以說文繩之耳

北齊書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  
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琅邪王儼傳帝使馮子琮召  
儼儼辭曰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臣爲是  
矯詔殺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  
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是乳母爲姊姊之  
證然文宣皇后李氏傳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  
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王爲李后所生是姊  
姊不僅稱乳母矣又儼傳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  
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  
乞見家家尊兄案儼不應呼後主爲兄兄而曰兄兄喚  
兒殊不可解恐是尊兄之誤耳

隋書律志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議  
造天保厯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祿之期  
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爲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爲  
章子謂此蓋景業依握誠圖及元命包二緯推算之術  
以造齊厯非謂緯文如此也候官趙在田輯七緯乃以  
齊受錄云云爲緯書本文誤矣

唐哀帝名祝舊唐書作祝誤也昭宗諸子立名皆用元  
旁冊府元龜儲宮部天祐元年八月遺詔輝王祚宜立  
爲皇太子改名祝監軍國事正本舊唐書則舊書本亦  
作祝後人傳刻誤耳案哀帝紀天祐元年九月庚寅中  
書奏太常寺止鼓兩字致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蓋唐

人重諱兼避嫌名淺人不知遂妄改爲祝字

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爲德王吳縝  
新唐書糾繆謂德王名裕不名祐余謂此不誤也舊唐  
書昭宗紀天復元年正月己丑制皇太子裕降爲德王  
改名祐蓋德王本名祐乾寧四年冊太子時改名爲裕  
後又復本名爾唐大詔令乾寧四年正月制德王佑朕  
之元子可冊爲皇太子仍改名裕此制新舊二書皆失  
載故吳氏妄有此糾佑當作祐傳寫之誤昭宗之子立  
名皆用元旁也新書昭宗紀及諸子列傳又有蔡王祐  
天祐二年封舊書及冊府元龜皆無之不應與德王同  
名恐必有誤

舊唐書文苑傳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新唐書作齊州全節人案元和姓纂引水部郎中員半千狀云本姓劉氏彭城綏輿里宋宗室營陵侯劉遂考子起居部郎中凝之後宋亾因背劉事魏太武以忠諫比伍員改姓員氏賜名懷遠官至荊州刺史遠六代孫半千唐右諭德陝州刺史自隋末又居臨汾云云則當從舊書作臨汾人為是又新書言半千除棣州刺史廣韻二十三問亦云唐有棣州刺史員半千今狀言陝州足正新書廣韻之誤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奚州九歸義州總章中以新羅戶置僑治良鄉之廣陽城縣一歸義後廢開元中信安王

禕降契丹李詩部部落五千帳以其衆復置案北狄奚列傳言信安王禕降其酋李詩鎖高等部落五千帳以其地爲歸義州舊唐書東夷奚列傳同是李詩乃奚酋非契丹也唐會要五代會要皆與傳同知地理志誤

唐書地理志定州縣十義豐萬歲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立節北平萬歲通天二年以拒契丹更名徇忠舊唐書地理志同案唐會要定州北平縣改爲徇忠縣義豐縣改爲立節縣二縣並神功元年十月改神功元年卽萬歲通天二年然攷武后本紀神功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賜酺十月甲子給復徇忠立節二縣一年史雖但紀其給復然舊書本紀言是年九月以契丹平大

大梁縣志卷三  
二  
赦改元則二縣更名自在九月以後不得仍云萬歲通  
天也此皆新書紀志牴牾之處

舊唐書令狐楚傳子綯弟定綯子瀉渙瀆渙位至中書  
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澄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新  
唐書亦云渙終中書舍人案金華子雜編令狐補闕瀉  
與中書舍人澄皆有才藻令狐之文采世有稱焉自楚  
及澄三代皆擅美于紫薇則澄實綯之子新唐書藝文  
志令狐澄貞陵遺事二卷綯子也乾符中書舍人今二  
史皆以澄爲渙舊史又以澄爲緘之子蓋誤宰相世系  
表以渙爲緘之子澄爲綯之子當得其實惟仍以渙爲  
中書舍人則猶誤耳

唐語林云代宗寬厚出于天性幼時元宗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禍天子杜陽雜編亦載其事案武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薨肅宗于二十六年冊爲皇太子是妃未薨時肅宗尙未爲太子元宗安得卽許其子爲天子此猶新唐書一日見三天子之語全不檢照年月也

舊唐書文苑傳開元天寶間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顥京兆王昌齡高適襄陽孟浩然皆名位不振惟高適官達新唐書文藝傳以王昌齡爲江寧人云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案唐國史補云開元日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元魯山云云是江寧乃

王少伯歷官之所非其鄉里新書但云不護細行貶龍  
標尉舊書則云屢見貶斥岑參有送王大昌齡赴江寧  
詩云澤國從一官滄波幾千里又龍標集亦有留別岑  
參兄弟詩云江城建業樓山盡滄海頭副職守茲縣東  
南棹孤舟是又曾爲江寧尉也階州邢侗山大守謝據  
王詩本集以爲故園之思皆在藍田灞陵間而于作尉  
之所無惓惓桑梓意以證新書之誤其說甚辨然不若  
李肇之言尤爲顯而可據唐詩紀事載顧雲杜荀鶴詩  
集序以王江寧與戴容州劉隨州並稱知爲官所非鄉  
里

蜀檣杙云咸康元年四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

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  
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行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既不  
能弔伐彼又不能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  
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十臣文以進  
曰云云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開府在珣  
以綵之半遺罕字仲緘温江人案何光遠鑑戒錄云有  
唐十在著自簡編爲古今之美談顯君臣之強盛林員  
外犀亦著前蜀十在行自閭閻明其禍亂之胎示以君  
臣之醜雖爲諉訕深鑑是非慮墜斯文輒編于此其文  
曰咸康元年蜀主臨軒龍顏不悅羣臣失色罔知所安  
時有特進檢校太傅顧在珣越班奏曰云云其篇末曰

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帝聞所奏大悅龍顏于是賜顧在珣絹五百匹進加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仍令所司編入史記是十在文乃林之寓言藉以諷刺所云賜顧絹匹加開府皆文中設爲此詞張唐英以爲實有其事誤矣又蜀檣杙作林洗馬竿鑑戒錄作林員外屏亦自不同

宋史樊知古傳知古本名若水字叔清因召見上問之曰卿名出何書對曰唐尙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名知古倪若水實名若冰知古學淺妄引以對人皆笑之案新舊唐書倪若水傳皆不作冰唐書倪字子泉則名當爲水宋史樊字叔清則名當爲冰

隆平集云樊若冰積官至給事中太祖嘗問其名出何  
典記對曰臣慕唐右丞倪若冰故名焉上笑曰可改名  
知古蓋上惡其聲近弱兵也唐右丞相乃倪若水謂之  
若冰謬矣則知古本名是冰非水宋史冰水互易恐是  
傳刻之誤續通鑑長編東都事畧等書皆作若水虞山  
張氏  
活字板長  
編作若冰亦是淺人據宋史所改幸隆平集尙未譌誤  
耳聲近弱兵一語尤爲明顯可證陸游入蜀記亦作若  
冰

三輔黃圖云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  
此度曲故名西河毛氏據漢書東方朔傳以爲武帝時  
卽有宣曲以證孝宣度曲之說之誤然宮之所以命名

仍未之考案史記貨殖傳有宣曲任氏索隱曰當在京  
輔今闕其地正義曰案其地合在關內又高祖功臣表  
有宣曲齊侯丁義是宣曲本地名宮當卽在其地因地  
以名其宮如荆陽五柞比耳司馬相如上林賦卽有西  
馳宣曲之語黃圖所云誠不足據

通鑑唐貞觀元年九月辛酉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  
考異曰實錄云杜淹署位不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  
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豫朝政或云參知  
機務之類甚衆濤案署位猶今言署任杜淹以御史大  
夫參豫朝政非眞宰相故曰署位文苑英華三百九十  
五元稹投李珣監察御史制此制多以詳練法理者行

于御史府中或滿歲卽真或不時署位亦試可之義也然則官之權攝爲署唐時已有此語矣

蔡條西清詩話以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博白鶩爲誤云逸少所寫乃道德經能改齋漫錄主其說廣川書跋亦云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以傳攷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濤案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何法盛晉中興書山陰有道士養羣鶩羲之意甚悅道士云爲寫黃庭經當舉羣相贈乃爲寫訖籠鶩而去乃知太白用事不誤後人少見多怪耳

劉賓客送渾大夫赴豐州詩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案左傳鄭夫人渾罕釋文音矢温反衛大夫

渾良夫釋文音戶門反初不作仄聲讀唐書宰相世系表渾氏出匈奴渾邪王漢書霍去病傳渾邪王之渾音戶昆反匈奴傳則竟作昆邪王廣韻元和姓纂渾姓皆在二十一欣不知賓客何所據此詩文苑英華二百七十七卷載之作又見旌旗出漢家當是集本誤耳

劉崇遠耳日記云趙王鎔命馬彧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韓之所眷也彧作轉轉之賦云云案五代史冊府元龜皆言馬郁乾寧末爲幽州府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其弟匡儁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值記室卽起草爲之條例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是彧乃

燕吏不應爲趙使燕又全唐詩話載韓定辭爲鎮州王  
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  
韓卽席酬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定辭  
復問郁讎嵒之山當在何處云云是韓實王鎔書記馬  
乃仁恭幕客又馬云此乃趙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  
益信韓爲趙人馬爲燕人耳日記誤

五代史補云李澣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  
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宋史李濤傳言弟  
澣契丹應厯十二年六月卒時建隆三年也濤收澣文  
章編之爲丁年集案通志藝文畧李澣應厯小集十卷  
注云李澣晉末人陷契丹以遼應厯年號名集揮塵後

錄亦云澣仕契丹有應麻集十卷與五代史補及宋史不同蓋澣本以年號編集如長慶會昌之例莒國宋臣諱用北敵年號故以丁年之名易之漁仲仲言皆誌其緣起所以不同耳宋史藝文志李澣丁年集十卷

宋史李濤傳周恭帝卽位封莒國公宋初拜兵部尙書案秦少游龍圖閣直學士李公擇行狀云遠祖濤五代時號稱名臣仕皇朝爲兵部尙書封莒國公揮塵後錄亦言李濤至本朝以兵部尙書莒國公致仕是信臣入宋始封莒國史以爲封于周恭帝時微誤

太平御覽州郡部引萬歲麻曰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語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腳

折金乃生于是因曰語兒鄉案國語勾踐之地北至于  
禦兒韋昭注今嘉興語兒鄉是也越絕書曰女陽亭者  
勾踐入宮于吳夫人從道產女于亭養于馮李謂之語  
兒鄉漢有荷兒侯史記作蘓  
即禦字轅終古見年表是語兒之  
名不始于黃武萬歲麻不知何人所撰隋書經籍志子  
五行類有太史公萬歲麻一卷當卽其書

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云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  
臨溪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天無千歲  
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案山海經有二刑天  
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  
近五字皆訛清案會謂無千歲爲舞干戚之誤其說善

矣惟謂形天當作刑天五字皆訛則又不然山海經刑  
天本當作形天天訓爲殘卽淮南墜形所謂形殘之尸  
古刑形二字率相通假見于漢碑者不一而足天與天  
乃字形相近而誤詩天天是椽後漢書蔡邕傳作天天  
是加可證細釋詩義謂形已殘而猶舞干戚故曰猛志  
固常在也

廣韻一東楓字注引山海經曰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  
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壽案今山海經大荒  
南經宋山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  
梏無脂入地化虎魄之語釋文瑩湘山野錄一條餘杭  
能萬卷喜閱唐韻一日出題于法堂曰楓爲虎賦其韻

曰脂入于地千歲成虎諸生檢經史殆百家會最小說俱無見師曰在東字韻第二版檢之果見楓字注中云黃帝殺蚩尤云云與今廣韻注同而不言引山海經且與山海經文不同恐唐韻原本無山海經曰四字

朱文公跋程沙隨帖云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諸風說文欵鷹也亞改切又焉開切今本作烏開切

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說文唉鷹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歎與嘆欵與咳實一字耳其聲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欵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作柳文舊本作靄禩音上字正協亞改之聲集韻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欵唉二字爲一其說蓋與說文不異

但乃字讀如襖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或寫欵爲款則其誤益甚矣濤案晦翁此跋論欵字音義甚確劉蛻有湖中鶻迺曲劉言史瀟湘游詩閒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姚西溪以爲暖迺卽欵乃迺本古乃字欵鶻暖三字音同字異可見欵字之音鶻不音襖廣韻十五海欵於改反相然麀也欵乃本雙聲字湖中節歌有聲無義鶻襖襖鶻均無不可而欵字明有亞改之音初無烏皓之切殆柳集本或鶻襖字誤倒俗人遂以誤傳誤至今未改耳王觀國學林新編今世所傳柳子厚文集漁父詩箋音子其下曰欵音襖乃音鶻是當時柳集本已誤倒不如晦翁所見舊本之善矣

交翠軒筆記卷四

嘉興沈濤養

同火二字見宋書卜天與傳蓋行軍十人共一竈故唐書兵志有十人爲火之語後來江湖經商同伴者亦謂之同火取同行共炊之意劉貢父詩話南方買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皆用火字不知何時誤爲夥字說文多部齊謂多爲夥从多果聲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皆無同伴之義陸放翁詩半夥鴉殘牆外杏是南宋時已有作夥字者

杜少陵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末云銘而不韻

蓋情至無文其詞曰嗚呼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銘  
詞之變體實本諸孔子書延陵季子墓也朱文公書蔡  
西山墓碣亦云嗚呼有宋蔡季通父之墓皆揚雄之傑  
經耳

能改齋漫錄南史梁傳昭性尤篤謹于婦家常得餽牛  
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  
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按淮南說山訓殺罷牛  
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爾雅翼引  
許叔重注曰牛者所當有脫字植穀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  
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是漢時已有  
殺牛之禁虎臣以爲始於梁非是晉書張茂傳殺牛有

禁黃者不得輒屠又三國志陳矯傳曲周民父病以牛  
禱縣結正棄市固知在梁以前矣

能改齋漫錄言世俗例以早辰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  
如此引唐鄭僂夫人願其弟曰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  
爲證見金華子雜編今天下無不呼點心惟吾鄉尙呼小食說  
文口部噉小食也二字甚古

廣雅爹父也南史梁始興王憺傳始興王人之爹赴人  
急如水火錢少詹恒言錄引以爲稱父曰爹之證按太  
平御覽文部載戴良失父零丁已有今月七日失阿爹  
之語惟廣雅音大可反而零丁亦與禍我爲韻不似今  
人呼爲丁加切耳能改齋漫錄荆土方言謂父爲爹音徒爲反是宋時尙無丁加之音

廣川書跋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  
氏謂史容有悞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濤案文選酒德  
頌五臣注引藏榮緒晉書劉靈字伯倫文苑英華卷十  
三皇甫湜醉賦昔劉靈作酒德頌彭叔夏辨證云顏延  
五君咏劉靈善閉關今文選仍作伶蓋後人據晉書改文中子劉靈古  
之閉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並作靈而唐太  
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云云又陸龜蒙中酒  
賦有馘卓擒靈之伍我願先登卓謂畢卓靈謂劉靈李  
商隱假日詩誰向劉靈天幕內亦作靈不作伶蓋伶从  
令聲令靈古字通用荀子彊國篇其在趙者剡然有苓  
而據松柏之塞注苓與靈同說文兩部引詩霑雨其濛

今詩作零虫部引詩螟蠕有子今詩作蛤漢吳仲山碑  
神零有知隸釋云以零爲靈劉字伯倫本取伶倫之義  
而字假借作靈後人習見今本晉書作伶遂以作靈爲  
誤是以不狂爲狂耳御覽飲食部引世說劉靈縱酒放  
達今本世說作伶蓋淺人據晉書所改

學林新編茶之佳者造在社前其次火前其下則雨前  
余案唐人最重火前白樂天詩綠芽千片火前春齊已  
詩白甄封題寄火前火前者寒食禁火之謂也今人則  
但重雨前矣五色線云龍安有騎火茶最上不在火前  
不在火後故也清明改火故曰騎火茶

放翁詩烹野八珍邀父老燒窮四和伴兒童自注世有

窮四和香法元袁桷澄懷錄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  
甘蔗滓乾柏葉黃連和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李分虎星回詞序引南詔野史載皮羅閣建松明樓誘  
五詔至將殺之以并其地鄧暎詔妃慈善獨有先見沮  
行勿聽乃約鐵釧於夫臂既往果焚死各詔屍莫可辨  
慈善因釧識骸負而歸葬南詔以爲賢將娶之不從引  
兵圍其城慈善堅守三月食盡死滇人每歲六月廿四  
日晝作醮會食怨南詔之不仁也夜執炬相照又若招  
魂者然傷五詔同焚與慈善執節也至今相傳爲星回  
節其詩云獨閉孤城不解圍葡萄江上慘斜暉哀牢賸  
有星回節傳說多因鄧暎妃按楊慎滇載記皮羅閣建

松明樓焚五詔事乃在仲夏二十五日玉溪編事又云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皆與野史說異香祖筆記嘗見一書言今浙江所祀五通邪神乃明太祖伐陳友諒陣亡士卒詔令五人一隊得受香火云云而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決一囚數日後見形獄吏云泰和樓五通神虛位某欲充之則宋時已有五通之說不自明始濤案西溪叢語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喚車志維揚后土祠素傳有五通神依祠爲崇方輿勝覽五通廟在徽州婺源縣乃祖廟兄弟凡五人本姓蕭每歲四月八日來朝禮者四方雲集能改齋漫錄亦載臨

川伍十八遇五通神事周密浩然齋雅談載李輿賦青城山陷詩有愁殺江南鬼五通之語則五通淫祀由來已久又太平御覽飲食部引幽明錄曰海中有金臺出水百丈內有金机彫文備制上有百味之食四大力神常立守護有一五通仙人來欲甘膳四神排擊遷延而退華嚴經寶翰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於彼時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是又仙人之號五通而非鬼矣

黃氏日抄載樓稅院瑛云蟹以夜糟不沙此說甚謬今人糟蟹忌以火照謂蟹見火卽沙豈得謂夜糟不沙耶歸田錄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以阜菘半挺置其中則

經歲不沙日抄又載吳司戶良弼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今人但用椒不用阜莢

日抄謂往歲聞平江村落有伍子胥廟訛爲姊夫杜拾遺誤爲十姨亦塑女像而村民爲併廟云嫁姊夫案元虞裕談撰云浙西吳風村有伍子胥廟村俗訛舛相傳爲五卒鬚因塑其像卽鬚分五處傍又有杜拾遺祠歲久像貌漫毀訛傳爲杜十姨一日秋成鄉老相與謀以杜十姨嫁五卒鬚其說與日抄相似然宋鄭景壁蒙齋筆談言蜀閬州人祠陳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爲婦人妝飾甚嚴謂之十姨是陳杜二拾遺皆訛爲女像或卽一事而傳聞互異耳

元妙明子析疑論五卷後爲主客問難其辨論指歸大抵取諦於牟融理惑篇中兩引牟子皆在三十七篇之外則知宏明集所錄尙非太尉完書矣西域師子比丘爲之述注中引伏羲外傳神農外傳黃帝外傳堯外傳帝舜外傳瞽瞍外傳臯陶外傳夏禹外傳文王外傳周公外傳孔子外傳伊尹外傳姜太公外傳漢文帝外傳諸書名甚爲新奇恐亦半出臆造妙明子名子成字彥美至正閒封紫閣大國師白水屈蟠析疑論敘載其鷓鴣詩云學得人言字字明便能巧語爲通情不知身在樊籠裏猶向堂前弄舌輕水心亭云綠芰青荷香滿池環亭冷浸碧琉璃高軒矮榻無纖暑臥看清波浴鷺

鷲皆能妙脫蹊徑不落言詮

楞嚴經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姪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媯席媯躬撫摩將毀戒體

按摩鄧

即摩登

女經摩登女解形中六事經皆言女母名

摩登以蠱道縛阿難摩登伽經亦言女旃陀羅種母於場中然大猛火百有八枚妙過迦花誦咒一周阿難心卽迷亂不自覺知便往詣旃陀羅舍非女自咒舍頭諫經又云女名波機皆與楞嚴說異

宋何執中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云不第五否曰然其人拊掌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卽有喜慶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

宣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見梁溪漫志及朱彥可談金田彥實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年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見困學齋雜錄前後相符如出一轍異哉

夢溪筆談以莊子所稱野馬爲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與塵埃是二物其說最確惟引佛經如熱時野馬陽燄之語不甚明了按起日明三昧經云譬如野馬夏行曠野無人之處遙見大河水流駛疾其旁生樹若干種果而甚茂盛其人飢渴旣熱疲勞不可復言欲往趨之覩之如近走有里數都不見水乃解野馬無有

水也經爲西晉清信士聶承遠所譯知六朝人尙未誤  
解莊子

雪蕉館紀談明玉子珍子昇在重慶取涪江青嶰石爲  
茶磨令官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涪以大足縣香霏亭  
海棠花海棠無香獨此地有香焙茶尤妙按冷齋夜話  
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則海棠有香者不僅大  
足

揚州有喜姓俗言先本姓史嫌與死同音乃改爲喜此  
不根之談也集韻五旨喜或從心作禧唐有禧實爲黔  
州節度推官見樓攻媿所跋唐昭宗賜禧實敕書然則  
喜姓乃禧實之後

清波別志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

鮓十數齣作一把號把鮓瑣碎錄凡四百餘條悉論物

理乃宣政貴人所纂按履齋示兒編引陳疇瑣碎錄云

南粵志載嶺南字面音匱音養音奎音穩音似此有十數字皆以

意為之又云數之大者皆借用專壹疑貳相參放肆軍

伍水陸膠柒把捌瓊玖收拾叔伯阡陌萬舞又云善字

從口惡字從心喜怒字亦然則瑣碎錄乃陳疇所撰然

周輝云悉論物理而季昭所引專論字義恐非一書又

俞炎席上腐談引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

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又一條柘枝舞本北魏拓拔之名易拓為柘易拔為枝

亦是一論物理一論字義則當卽是一書案直齋書錄解題瑣碎錄二十卷溫革撰陳睦增廣之農桑輯要引瑣碎錄云引笋法隔離埋狸或埋於牆下明年笋自迸出又云竹以三伏內及臘月中斫者不蛀一云用血忌日是亦論物理也

陳思海棠譜引瑣碎錄三條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海棠候花謝結子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 黃海棠木性類海棠青葉微圓而色深光滑不相類花半開鵝黃色盛開漸淺黃矣

又引瑣碎後錄二條 眞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

棠爲首近臣唱和 唐相賈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

中神仙

冷齋夜話載紫衣僧蒸豚詩曰蒸去已將蕉葉裏熟時  
兼可杏漿澆今人蒸肉有用新荷葉裏者初不用蕉葉  
也蒸豚用杏酪蓋髣髴王武子人乳之意而不知宋時  
已有其法又曲洧舊聞東坡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  
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然則蒸羊亦可用杏酪

曲洧舊聞父老相傳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  
周師踰時不能下旣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見一婦人  
斷首在道旁臥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  
返命居人因此獲免能改齋漫錄樞密王公子純攻洮

州坐於城下謀欲屠城忽牆圯有二戎卒操刀向公遽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飲乳于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余案二事相類恐皆附會之談耳

聞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案太宗射殺者乃花藥夫人見鐵圍山叢談而此云金城夫人當是傳聞異詞耳然郡齋讀書志言花藥夫人俘輸織室以罪賜死則晉邸一箭之說本不足信

容齋三筆神臂弓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

知張若水方料簡弓弩取以進神宗簡試甚善之於是  
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  
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全捷十二年詞科試日  
主司出克敵弓銘爲題云云揮塵三錄亦載其說案岳  
珂程史言和詵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于徽祖詔施行  
之能被堅於三百步外卽邊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  
韓蘄王因之稍加損益而爲之新名曰克敵弓亦詔起  
部通製然則克敵弓乃本和詵之強遠非祖李宏之神  
臂容齋母乃爲巡鋪老卒所誤耶事見揮塵三錄載洪銘  
語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案戊午爲紹興八年而  
三筆言紹興五年亦自不合

神臂弓夢溪筆談以爲  
黨項羌酋李定所獻

今人呼湯之沸者爲滾宋時已有此語青箱雜記龍圖  
劉燁滑稽辨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  
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鯨哉燁應聲曰吾  
與點也周禮司燿注今燕俗名湯熟爲觀滾卽觀之轉  
音古人煎茶卽今人之熬茶點茶卽今人之泡茶明郭  
元登西屯女詩解鞍繫馬庭前樹我向廚中泡茶去二  
字入詩僅見

程史太湖洪恭順練有妾曰小姐齊東野語楊安兒有  
妹曰小姐姐陶朱新錄陳彥修有侍姬曰小姐蓋小姐  
本當時婦女之通稱見能改齋漫錄小者其名猶小娥小奴之  
類故玉堂逢辰錄有宮人韓小姐夷堅志有散樂林小

姐不若今時爲宦女之美稱也

放翁薄暑詩僧坊初施浴行路亦饋漿蓋宋時暑日施浴今但有施茶施藥未聞施浴者矣

今神廟皆有籤詩占者決休咎玉壺清話云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多遜得一籤其詞云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是五代時已有又東坡集載虔州祥符宮真君籤云平生常無患見善何其樂執心旣堅固自勵勤修學

又海南天慶觀北極真聖靈籤云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錢少詹養新錄據祠山事要老學庵筆記以爲起於南宋之初尙失檢照

余少時見鄉人揖客尙右客每自稱爲北禮竊意北人揖客尙左也及至北方則揖客亦皆尙右頗疑鄉俗之誤今觀居易錄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尙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尙左謂之北禮是所謂南北禮者乃臺省相沿勝國故事非南北方之別然今時翰林科道揖皆尙右並無行北禮者

明人作琵琶記傳奇而陸放翁已有滿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傳三國演義亦明人所作然東坡集記王

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其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平德敗則嘖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是北宋時已有演說三國野史者矣又李義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日俳優已有以益德爲戲弄者

宋史言林和靖不娶無子故世有妻梅子鶴之說而閩人林可山自稱和靖七世孫其所著山家清供亦稱先人和靖云云又林霽山孤山詩云耳孫今白髮酌酒滿寒蕪若亦自謂處士裔孫者蓋宋人最重和靖其名在楊朴魏野之上故遙遙華胄人爭攀附可山當時已有

瓜皮搭李皮之誚霽山籍隸平陽亦與臨安無涉和靖  
小圃春日詩於陵偕隱事清尙未相同懷曹南通守任  
寺丞詩赤腳我猶無一婢黑頭君合作三公是和靖實  
無妻妾焉得有子東坡詩云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  
吟白頭曲亦可爲和靖不娶之證

折杖之制見宋史刑法志徒刑一年春杖十三杖刑六  
十鬻杖十三故夢溪筆談孫次公使臣對李獻臣云爲  
三司軍將日曾喫卻十三謂杖六十也明人傳奇各打  
十三之語實本於此然北夢瑣言載唐乾寧中宿州刺  
史陳璠責進士張翹無禮狀云金鞭嚮背十三長逝是  
唐時已有折杖之制錢少詹養新錄以爲始於宋初非

也

庶齋老學叢談朱某者以劄干賈秋壑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案朱萬拜名峻字深源官浙漕晦翁曾孫見羅友仁姑蘇筆記

每月一日至十日冠以初字不知起於何時王荆公文集高陽郡君齊氏墓志有五月初三日十月初八日之語則北宋時已然貴耳集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儼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忻然初三初四卽二僕也是南渡時已爲恒言故此官得以名其僕又剪勝野聞載明太祖自敘朱氏世德有曰初一公

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者皆明祖大父行蓋亦在宋元之際矣

婦人之以阿挈其姓者搜神後記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阿薛阿郭阿馬三妓與桓宣武薛郭馬皆姓也是東晉已然北齊書平鑿傅和士開求鑿愛妾劉氏鑿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洪容齋言今閭巷之婦以阿挈其姓則南宋時猶未改聞見後錄登州有婦人阿雲謀殺其夫而自承者雲蓋亦婦人姓而非名也

輟耕錄淮南寇江南曰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

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  
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云云濤案如僉  
載所云阿瘡瘡乃呼痛之詞南村引以證軍中助威之  
聲非也又北史儒林傳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厰州將  
初臨輒服以謁見後齊任城王階鞭之道暉徐呼安偉  
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攝屐而去安偉當亦  
呼痛之詞阿瘡瘡卽安偉之長言耳今人被毆呼痛聲  
猶如是

容齋三筆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嘗爲弟婦  
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婦從行偶憶爾雅改爲兄  
公錢少詹據此以爲兄伯之稱沿自宋代濤案五代史

補載李濤弟澣娶寶尚書女年甲巳高出參濤望塵下  
拜曰只將謂親家母又作歇後語曰慚無寶建媿作梁  
山聞者莫不絕倒梁山歇後乃伯也是婦人呼夫兄爲  
伯不始於宋又容齋四筆慶厯七年曾公亮自修起居  
注除天章閣待制陳恭公語其弟婦王氏曰六新婦會  
三做從官想甚喜應聲對曰三舅荷伯伯提挈極驩喜  
只是外婆不樂其呼夫兄爲伯呼弟婦爲新婦呼外祖  
母爲外婆皆與今俗稱相同

阮亭尙書池北偶談盛稱劉後村地占百弓多是水樓  
無一面不當山二語案此詩見蜀僧貫休禪月集詩爲  
題某公宅宅成天下借圖看云云與後村集中方寺丞

新第詩字句皆同惟弓作灣耳後邨不應勦襲前人恐必有一誤詩有中原鼎沸之語當以貫休作爲是

五代蔣淮東好學能屬文隱居衡岳從而受業者號山長見談賓錄及湖湘近事濤案五代時號山長者不止一蔣淮東僧貫休有懷匡山山長詩蓋隱居此山卽爲一山之長非如宋元後書院之山長也禪月集又有思匡山賈區詩云山兄詩癖甚寒夜更何爲覓句爲頑坐巖霜打不知云云則匡山山長疑卽賈區王季友有贈山兄韋秘書詩山兄山長皆住山隱者之稱

野客叢書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

西施坡公不應如是疎鹵恐是舊住西傳寫誤耳濤案  
古有西姓姓苑雖專屬之西門豹之後

見元和姓纂然  
通志氏族略

左氏傳有西鉏吾西乞術複姓不嫌單舉非必派衍西  
門西又通先文選七發注先施卽西施也戰國策魯仲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廕  
先施哉

今本國策仍作  
西蓋淺人所改

通志氏族略先氏晉大夫先輔

之後然則西施故姓西施乃美人名耳與嬀姬一例王  
氏以不狂爲狂抑何可笑况詩人寓興更不應作此膠  
柱之論

浩然齋雅談載謁金門詞一闋人病酒生怕日高催繡  
昨夜新翻花樣瘦旋描雙蝶湊慵凭繡牀呵手卻說新

愁還又門外東風吹綻柳海棠花斲勾云見趙聞禮約  
月集案此詞見絕妙好詞第四卷乃作在葦譚宣子二  
書出公謹一人之手不知何以互異若是又絕妙好詞  
趙聞禮號釣月而雅談作約月必有一誤

張文潛明道雜誌經傳中無嬸始二字嬸字乃世母字  
二合呼始乃舅母字二合呼也案魏鶴山跋吳正憲公  
充帖如謂壻爲郎謂叔父爲叔叔母爲嬸等語皆漢魏  
以後流俗稱道云云是宋時稱叔母爲嬸正與今人相  
同雜誌內世母二字乃叔母之誤

集韻四十七後  
俗謂叔母曰嬸

西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林侯  
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案集古錄載岳

州華容縣玉真宮柱上刻謝仙火字云衡山女子何仙姑曰謝仙者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劉貢父辨之曰南方賈人多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明道雜誌亦云此乃木椽上各私記其主姓名耳火猶甲也夢溪筆談亦云近歲秀州華亭縣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余謂毘陵寺柱字當亦賈人所書石牀地名緒月卽侯十三火伴人名也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大率類此

夢溪筆談汝南多大風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

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蔥又老學庵筆記諺有曰濮州鐘世不知爲何等語案周世宗實錄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濤案此與前二語聲韻相協當是一時之諺三者皆言其大沈陸各偏舉其一二耳今北方俗諺滄州獅子景州塔蓋亦此類

宋有兩張叔夏周公謹志雅堂雜鈔余方叔諱吾上庠人嘗叔止菴於家客有降仙者忽請石曼卿至余乃求止菴記仙卽書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云云此事得之下砂翟廷發館人張叔夏梅野此又一張叔夏非卽王

田生也

嵇含南方草木牀引東方朔瑣語曰木屐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屐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濤案此條亦見異苑蓋敬叔本之曼倩耳東方瑣語隋書經籍志不載類聚御覽諸書亦少見徵引獨醒雜志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顥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爲沖元曰緩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緩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尙記憶耶濤案左傳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注私小便緩乃私音之轉耳今人猶謂應

試文爲敲門磚此語蓋古

杜荀鶴唐風集亂後再逢汪處士云每別不知處見來  
常後生今人每呼貌之年少者曰後生是唐末已有此  
語

徐陵雜曲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蓋爲張  
貴嬪作也漢巴郡太守張納碑立姓定氏應天文象是  
漢時已有張姓連天之說

吾鄉榜人欸乃之曲俗名山歌其實乃水調也墨莊漫  
錄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閨之使人酸辛王元之  
小畜集有唱山歌詩宋時已有山歌之名又湘山野錄  
載錢武肅還鄉見父老揭吳喉唱山歌你輩見儂底歡

喜云云是山歌實起於五代矣

劉若愚酌中志司禮監  
經廠內庫所藏有山歌

本一

吳炯五總志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  
水於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  
與米爾卽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  
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宜  
且食小人羹案此二句見斜川集題爲和吳子駿食波  
稜粥炯仕履無考蓋子駿卽炯之字也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詩  
人龍太初荆公席上咏沙詩也郭功甫爲閣筆見王直  
方詩話五總志亦記其事以爲詩僧義了且曰山僧不

學殊無思致但未覺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爲佳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鋪五總志作連

孟東野寄義興小女子詩季女未解行酒第老更癡酒

蓋東野弟之小名耳余嘗與家遠亭大令蓮生夜話云

癖飲茶兄健耽吟酒弟癡或謂茶兄所出余爲徵鷄肋

編米元章甘露哥哥事

西溪叢語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徑通幽處歐陽永叔守青題解字後齋云竹徑遇幽處竟不知別有本耶抑公自改之耶余謂遇字不逮通字遠甚點金成鐵歐公不應乃爾冷齋夜話唐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

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仿此爲一聯終莫之能則公於是詩傾倒之至何緣忽竄一字令威之言恐未足據吾鄉呼買船喚渡爲撥船元尤以仁送李升歸澗山草堂詩云相逢未盡一杯酒陸相寺前又撥船又附舟謂之趁船宋俞君錫詩云荒店難尋酒長途半趁船

六一詩話載宇昭詩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今觀汲古閣影宋本九僧詩乃是雕閑戰後雲陳起聖宋高宗詩選法欽唐宋高僧詩選皆作雕閑其非盤字可知朱文梓廬休度云詩蓋頌王太尉偃武修文之意閑字最有神若作盤字便無着矣瀛奎律髓亦作閑紀文達公校云閑當作盤是乃以不狂爲狂

靜志居詩話袁敬所不知其名靖難後流寓常山之松嶺酒酣書五柳圖詩擲筆悲吟繼以澀淚有江右布商見之曰此吾鄉某編修何爲在此敬所遽掩其口不顧而去詩云藜杖芒鞋白布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呼兒檢點門前柳莫遣飛花過石頭列朝詩傳亦載其說余謂此乃元貢師泰題淵明像詩其首句云烏帽青鞋白鹿裘三句皆同流俗附會爲此竹垞虞山偶未檢玩齋集遂誤信其說耳

唐陸暢詠竹簾云碧玉爲竿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馨初疑馨字趁韻後乃知其不然古人每以馨爲助語晉書何物老嫗生此室馨兒世說冷如鬼手馨金華子雜

編膠東隱士行乞於酒市既醺酣卽以手握衫袖掉臂而行曰吉留馨吉留馨市中咸謂之吉留馨秀才是馨爲語助唐末猶然

絕妙好詞梅津尹惟曉唐多令云說著前歡伴不采颺蓮子打鴛鴦不采二字見北齊書穆后傳今人猶以不見答爲不采宋元詞曲多用之唐杜荀鶴登靈山水閣貽釣者云未勝漁父閒垂釣獨背斜陽不采人二字入詩僅見

猗覺寮雜記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案今本六典載太官供膳夏月加冷淘粉粥新仲所引恐誤蓋冷淘

無物不可爲之特子美用槐葉耳宋王禹偁有甘菊冷  
淘詩見小畜集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封膜周時人善畫見穆天子傳郭  
璞云姓封名膜濤案今本穆傳云口封膜畫於河水之  
陽以爲殷人主郭注膜畫人名疑音莫並無姓封名膜  
善畫之說蓋古書畫畫字多相亂如論語宰予畫寢梁  
武帝疏作畫寢見資暇錄孟子宿於畫劉熙本作畫見史記集解  
可證當是彥遠所見穆傳本畫字傳寫作畫遂有此謬  
誤之說耳

宣和畫譜圖繪寶鑑皆以鍾隱爲李後主寓名蓋本元  
章畫史惟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載隱天台山人師郭乾

暉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其隱也一日緣興於壁上畫鶴子一隻人有報乾暉者急就視之且驚曰子得非鍾隱云云誌又云郭權江南人師鍾隱則鍾隱乃實有其人

圖畫見聞誌李昇成都人工畫蜀川山水有武陵溪青城峨眉二十四化等圖傳於世蜀中名昇爲小李將軍案此又一小李將軍與唐人之呼李昭道同

有晨先生以博雅通濟之才含宏疑壹之器飛聲早歲服官茂年南陽懸魚之庭卷不離手魏郡課樹之暇日以代耕劬經瘁學政立化行猶欲然不自有厥躬也歲舍翼軫先生方有事於常山金石璫以羈旅之士預編校之役數从譚燕得聞緒餘於時先生之著述等身矣將先刊其觀察大名時所著交翠軒筆記四卷眎璫徵言璫竊惟先生爲世碩學不敢以恆言進退而疏其聞諸師說得諸簡策者以爲批導之辭曰不走冀北之野不知騏驎之神也不入粵人之肆不知珍寶之多也不覩區冶之劔不知刀鋌之銛也不登后夔之堂不知音樂之美也然而走其野而無九方之法以相之則赤驥

綠耳與駑馬草駒齊價矣入其肆而無買胡之目以辨之則簡圭明月與燕石魚目並珍矣觀其劔而無薛燭之識以察之則含光承影與苗山羊頭同利矣登其堂而無師曠之耳以別之則六英五莖與陽阿采菱無擇矣是以博識難博識而能知要實難辨物難辨物而能窮微尤難古君子知其然也學以砥礪之道以會歸之勤以積累之恆以貞固之帽憑衆說領挈六經瞿然不知日月之逝於上寒煖之變於下也沖然不知道德之集於躬聲名之溢於世也用能浸想宵類攬揆唳齟穿通窘滯疏決壅塞通類同異之理離別名物之情犁然成一家之言筦百氏之指是故達於物者不可以怪駭

體於道者不可以奇移辨於文者不可以譽奪明於象  
者不可以似欺晚近之士背本逐末薄訓故非致用之  
具棄經史爲迂緩之圖哨哨求合營慧而已於是曲學  
進俗儒與古學寔微莫斯爲極夫學之爲道豈真無裨  
世用哉譬觀山海然升介邱然後知培塿之卑也陟泰  
華然後知徂來之小也汎淮泗然後知溝渠之淺也觀  
滄海然後知江河之隘也及其滂然上浮膚寸雲合不  
崇朝而八殫被灌溉之利矣淵然下渟一瀉千里不轉  
瞬而六合收宣洩之功矣是以迂其效者其澤溥深其  
蘊者其化神漢世循吏多由經儒前志章章此明徵也  
若夫先生之爲是書也擷六藝之菁薈百家之指凡羣

經諸史地輿名物凡將滂喜時語方言斗簡觚編吉金  
樂石以至友朋投贈之什名賢題咏之篇莫不月旦其  
詞繩糾其舛鬼出電入通行貫扁然後知先生之學之  
博才之辯又能鼓之以勤守之以恆汨汨焉恢恢焉手  
經指挂條修葉貫總萬類而適於道也豈惟挽晚近之  
頽風且可以建古人之茂績矣且夫力學求道非爲名  
也所以治身非爲人也所以濟世昔人謂離騷之文依  
託五經以立義今先生筆記之作庶幾與政治相根柢  
焉夫其盧牟載籍鉤稽經訓則秦伯平之崇好儒雅敦  
明庠序也正繆斟誤抉隱探幽則王稚子之發姦擿伏  
壓塞羣疑也闡揚潛德慨仰遺賢則任長孫之慰勉孝

第修謁高行也論治亂民不急不怠則龔少卿之尉安  
牧養解散盜賊也稱述師友提獎雋彥則朱仲卿之篤  
於故舊貢薦賢士也是以善讀書者貴游心無朕之域  
工立言者能隱旨無形之中然則是書也雖不爲政治  
而作苟引而伸之擴而充之以著書之意施之治理誰  
謂兩漢良吏之化不重見於今哉異日者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成墩願隨浮游陳邱之後奉揚盛德婆娑謳吟  
以紀政化之淳塞俗士之議用章經世之學焉道光十  
八年夏五武進湯墩序